

鄒

魯

襟

懷

高

朗

張鏡影

二十七歲兵站總監

鄒魯先生號海濱，廣東大埔縣人，先世居安徽當塗，唐代貞元年時，遷江西南昌，旋徙福建，宋憲宗時，有應龍公者，中慶元二年狀元，官至資政學士，年老乞休，移家長汀，有功德于民，鄉人廟祀之，元兵南下，族衆不降，舉族擁宋走廣東，宋亡，告誡子孫說：「讀書耕田莫做官



一生奔走革命的黨國元老鄒魯。

「所以元清兩朝，鄒氏少有出仕者。」

鄒魯的祖父以懋遷爲業，遭洪楊之役，家產蕩然，至饑餓不給，鄒魯的父親名應森，開裁縫鋪以維持生活，母木氏，性和藹，雖忿無怒容，對鄒魯愛而不溺，鼓勵讀書，無微不至。

十一歲時，即解經義，知嚴夷夏之防，某一次，塾師出題「魯仲連義不帝秦論」，命鄒魯爲文，開宗明義就說：「秦，西戎之國，異類之人也」，塾師吃驚，私下告訴他說：「本朝皇帝爲滿州人，你的文章可以與文字之獄，以後須謹慎落筆，勿自賈禍」。可見鄒氏的革命思想，實已肇基于此。

義和團事件發生時，鄒魯年十六歲，清廷朝野，盲附者衆，同學私議此事前途如何，鄒魯斷然的說：「義和團必敗」。及聯軍入北京。義和團敗耗聞，同學爭問何以有此先見之明，鄒魯先生答道：「此理極淺明，漢末黃巾，猶不能得志于戈矛時代，義和團豈能得逞于鎗炮時代呢？」

鄒魯幼年，嘗讀資治通鑑及了凡綱鑑，

一面圈點，一面眉批，另紙作短評，短評之重心凡五點，（一）內中國而外夷狄；（二）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三）對於人民，富之庶之，教之，（四）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五）尊崇道德學問義俠與節烈可敬之事。塾師張竹士見後說：「批評頗中肯綮，簡單明瞭，你的史才史識，真是天授。」

因爲家庭教育的長期感化，讀史得民族意識觀念，以及聞父老誦太平天國過大埔縣時之文告，加以中法諸役，清廷喪師割地，庚子聯軍後，列強劃定勢力範圍，形成瓜分局面，清廷又持「寧贈友邦，勿畀家奴」之旨，危亡迫在眉睫，人心激動，羣起謀國，其主張大致分爲兩派：一爲國父的革命，摧覆清廷，創立民國；一爲康梁的保皇黨，以立憲維新爲政策，仍擁清帝。鄒魯認爲康梁的改良主義，不能挽救中國之危亡，非若善治癰疽者，割去腐肉，重生新肌，不能澈底成功。

鄒氏于讀書外，偶畫墨蘭竹梅，其自畫梅題句有云：「自有非常奇骨格，愈經霜雪愈精神」

塾師見了說「有這種氣魄，雖不免顛沛，終必有成」。他的清挺懷抱，證以一生經過及氣節，古人謂詩言志，信而有徵。

鄒魯十九歲時，讀書韓山書院，嗣見當時縣知事奉行故事，所創辦之學校，敷衍塞責，與同縣張煊議辦一樂羣中學堂，最有趣的是他們僅籌得四元為開辦費，即貿然從事，居然成功，其魄力毅力，可感可佩，不久張煊回里辦一樂育小學，鄒魯又往相助，因同事楊穆如在南洋加入尤烈先生所組之中和堂，因得參加，尤烈是香港雅麗醫學院中，當日與國父號稱四大寇之一。迨

國父由歐洲至日本東京，組同盟會，鄒魯時赴廣州，辦一潮嘉師範，遂在廣州加盟，丘倉海（逢甲）自台灣抗日失敗後回粵辦教育，鄒魯前往謁見，一見贊許，認為弟子，詩文多受其薰陶，當時鄒魯一面在法政學校讀書，一面從事革命，民元前四年，清光緒帝及后慈禧相繼崩殂，革命同志集議乘機舉事，在朱執信家開會，衆推鄒魯主其事，以防營發難，趙聲以新軍應，朱執信以民軍應，事洩，譚馥葛謙嚴國豐罹難。嗣參與新軍之役又失敗，鄒魯畢業法政學堂後，任諮議局書記及兩廣方言學堂教席，其薪給多用之于革命活動。

民國前三年，國父召黃興等議于庇能，設統籌部于香港，以鄒魯辦可報司宣傳，其對象着重軍人，目的在爭取清廷武裝隊伍，免費贈閱各部隊，溫生才炸孚琦事發，可報為文推重溫生才備至，粵吏勒令停刊，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鄒魯參與嘉應會館，發動新軍，以黃興等已在城內發難，內外戒嚴，未能入城，事敗，走香港，

密謀刺清吏，籌資與陳敬岳林冠慈潛赴廣州炸李準，僅傷其足，民元前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消息傳港，廣東黨人，公推鄒魯駐港，負各江起義之人力與才力接濟，陳炯明發難東江，相持不下，乞援于鄒魯，即募死士數百人，槍二百餘枝往援，並促各屬舉義，卒于九月十九日光復廣東，鄒魯將返廣州，有女同志替他剪去髮辮，鄒魯即以髮辮及袍褂相贈，有戲鄒魯者說：「何為留此二物至今」鄒魯回答他道：「我活動革命，賴此二物庇護之力不少」。

時清帝仍未退位，粵組北伐軍，姚雨平任總司令，鄒魯任兵站總監，及至南京，適國父由歐返國，當選臨時總統，督各省軍北伐，粵軍與浙軍合克固鎮，復與淮軍克南宿州，進佔徐州，張勳敗走，清帝退位，國父讓位袁世凱，北伐結束，鄒魯請國父飭稽勳局送青年黨人留學，培成後勁，並先請解散粵北伐軍，以為各省倡導，祇留砲兵一營回廣州，功成身退，毫無權利思想，淡然於衷，時鄒魯年僅廿七歲。

黎明即起早睡為功

鄒氏在南京時，廣東當局請回粵任財政廳長，謝却旋返廣州，時廣東紙幣發生擠兌風潮，粵幣貶值十分之五，經濟動搖，胡漢民，謂非鄒魯主持官錢局，不足以挽危機，鄒魯乃要求幣價提高後，須允辭卸總辦職。就職後，決定解決辦法，（一）嚴令各縣征收機關，一律收紙幣，不准索取現洋，使紙幣倒流外縣；（二）加工鑄現洋，增加貨幣量；（三）密在城內設立兌現錢莊，

暗中提高紙幣價格，于是擠兌之風漸息，一月而幣價與現洋價相等，至是引退，任粵都督及民政長代表至北京，以計碎袁世凱藉陳炯明倒胡漢民的陰謀，復當選國會衆院議員，其時值同盟會改組國民黨，議席上國民黨佔勝利，袁大忌，用重金收買國民黨籍議員，以四十萬元賄鄒魯，鄒魯吃不為動，反以峻詞責游說者。後來刺宋案起，袁世凱亟欲向國內用兵，向五國銀行大借款，未經國會同意，私行簽訂借約，各方雖反對，未知其內容，鄒魯一夜撰彈劾政府違法大借款案書，洋洋灑灑數萬言，提出國會，于是袁氏違法大借款案，遂為天下所共知，復質問內閣總理趙秉鈞，何以不依法赴滬法庭受宋案嫌疑審訊，及與國秘密借款案發生，鄒魯又提彈劾全體國務員案，袁氏恨之，於湖口舉義之後，即手令拘捕鄒魯，但持令之祕書密使人告鄒魯，而鄒魯所用之侍役，均為袁氏買通，行動暗中已受監視，鄒魯若無所事，命侍役買絹扇十餘柄，一朝寫完，命役分送各友好，預料非傍晚不能回，屋內僅有車夫門房，乃設法乘間出屋，逕至京津車站，買三等車票，混身入車，及袁氏察覺而鄒魯業已抵滬，國父命鄒魯往廣東助陳炯明獨立，陳敗，復謀逐廣東都督龍繼光不克，走日本，國父命與胡漢民居正朱執信戴季陶辦民國雜誌，化名亞蘇，民國三年秋八月，歐戰爆發，鄒魯返香港，設立機關，集同志策劃討袁，並撰「袁世凱陰謀帝制真象」一小冊，揭發其破壞民國及帝制陰謀罪狀，又親赴南洋籌款，所運動的汕頭水東北海等各軍起義雖告失敗，但討袁空氣却已遍佈全粵。

及袁氏死後，國會恢復，鄒魯北上，黎元洪繼任總統，而段祺瑞驕縱恣橫，鄒魯諒知改革大政，無甚希望，乃由消極之事着手，提出全國禁煙與廣東禁賭兩案，通過後，交政府執行，惜官吏陽奉陰違，效未顯著，袁氏餘孽盤據蘇皖各省，尤以張勳最為驕橫，以徐州為反動陰謀中心，而張勳罪尤昭著，鄒魯提出查辦案，列舉張勳危害國家，紊亂國憲，顛覆政府，違反共和四大罪行，詎段氏別有用心，終未議張勳之罪，及黎氏引張勳入京，國會竟將此案否決。

段內閣既怯懦無能，又恣行不法，鄒魯又提出十六質問書，列舉國家預算，限編軍隊，借款用途，國庫開支，財政公布，張勳不法，姑息助逆，日使不更，賞不當功等事，請段氏答復，舉國震動，譽他為今之董狐，計當時國會提案，以鄒魯為多，同事問他道：「我日與君出席應酬，了無餘暇，君何提案如是之多，文章究在何時做成？」鄒魯回答他說：「黎明即起，讀書作文，無人驚擾，故能作成如許提案，然亦非早睡不為功。」

護法討陳西山會議

黎段府院交惡，段祺瑞以參戰案要挾黎元洪，黎免段職，引張勳入京以自重，解散國會，張勳乘機入京，擁清廢帝宣統復辟，黎遁，段乃舉兵逐張，復任內閣總理，仍不肯恢復約法與召集國會，國父由上海率海軍南下護法，召開非常會議于廣州，策劃北伐，因莫擎宇叛變潮梅，即任鄒魯為潮梅軍總司令，先定潮梅，然後北上。

鄒魯派金國治為前敵司令，由興寧進兵，大敗莫于鐵場藍關五華各地，莫部精銳喪失殆盡，潮梅指日可定，詎陸榮廷陳炳焜對於護法並無誠意，密令沈鴻英誘殺金國治而奪其全部軍械，鄒魯回廣州，通電請治沈罪，並賠償全部損失，民情因此憤激，陳炳焜以是免去粵督軍職，繼之者莫榮新，仍以削弱北伐軍力量為事，國父乃命許崇智陳炯明率兵由潮梅北伐，時北方馮國璋不同意段祺瑞主戰主張，段去職，南北開始議和，鄒魯函南方和議代表唐紹儀主張粵人治粵，國父通電非恢復約法與國會無議和餘地，段乃嗾使督軍團會于天津，主張對護法政府作戰，時人有主張南北分治者，鄒魯起草通電，集粵籍議員署名，痛斥此種謬論，略謂：「南北之分，將以黃河為界，抑以長江為界？蒙古西藏，究何所附？準之國際當時承認之中華民國，亦屬不符，而野心家從而利用侵略，賣國者益易自由，勢必外禍紛來，如國不國，南北何有？且一國化而為二，各有野心，難保北不侵南，南不犯北，即暫歸平息，終當按劍，胡不內泯私見，堅持護法初心，本正義之主張，待輿論之公判，求合法之和平，以收統一之效也。」

民國八年，歐戰結束，和會開于巴黎，于我非常不利，國父提出強硬抗議，而國會致電美國國會，請對日本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事主持公道，其電文即為鄒魯手筆，影響所及，北京學生發生五四運動，結果，我國代表，退出和會。

滬，岑春煊進行議和，降北益亟，停發國會經費，軍警搜圍兩院秘書處，國父恐護法中斷，令陳炯明回師，鄒魯即秘密至廣州河南李福林處，約其待粵軍回粵時即行內應，並到漳州促陳炯明迅速回師，旋返香港，以義勇軍名義向廣東各方面號召驅逐岑陸，又運動陸系駐潮汕軍內部以作內應，故由閩回粵之師未到汕頭時，義勇軍已在汕發動，致回粵之師自漳州出發，不及旬日，潮汕底定，雖進至海陸豐之粵軍遭小挫，然得鄒魯派義勇軍譚啓秀增援，轉敗為勝，直薄廣州，朱執信又佔虎門，各地義勇軍紛起，岑春煊遁去，莫榮新引殘兵退出廣州。

國父回粵，命鄒魯任兩廣鹽運使，時藉查洋鹽而扣鹽商之鹽甚多，鹽商怨聲載道，鄒魯親自查訊，確係洋鹽則充公，鹽場之鹽則發還，羣情大悅，復釐清緝私積弊，積極整理鹽場，收入較前增加一倍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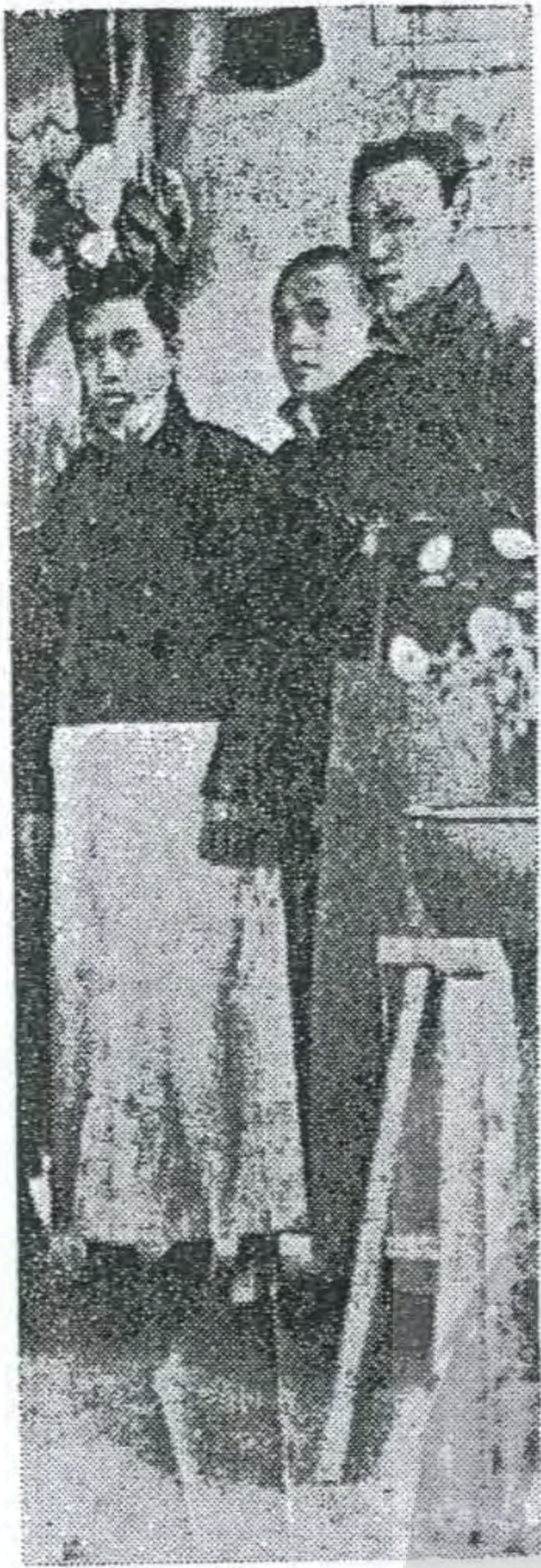
正式政府成立後，國父計議北伐，決先收復廣西，國父問鄒魯有計劃否，鄒魯曰：「已早與桂軍師長劉震寰有密約，時機一到，即反攻陸，粵軍進攻，必奏膚功」。鄒魯于是派范其務前往通知劉震寰，劉乃計襲梧州，我軍西上，相繼克南寧桂林龍州，陸榮廷出奔，廣西完全克復。

國父親統大軍至桂林北伐，陳炯明為吳佩孚所勾結，叛迹漸露，國父回廣州坐鎮，不圖陳炯明叛變，國父蒙塵永豐艦五十餘日，乃赴上海，計劃討陳，派鄒魯為特派員代行大總統職權，回粵主持調集各軍，限兩月收復廣州，鄒魯以大

總統名義委劉震寰為粵桂聯軍總司令，楊希閔為滇桂聯軍總司令，兩軍自桂夾江東下，陳濟棠等依計劃退封川下游內應，廣州附近又異軍突起，楚歌四合，陳炯明倉皇退出廣州，而負隅於惠州。

國父回廣州後，鑒于全國教育界，多以不過問政治為清高，而青年學生於國民黨三民主義却極熱忱信奉，於是，學生與教員之間隔閡，廣東則經費困難，廣州中等以上學校欠薪至數月之久，停課罷教，影響教育不小，乃命鄒魯任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鄒魯到校後，先借款將教職員欠薪發清，使之安心教書辦事，廣高於是復課。教育夙為鄒魯所樂為者，此次又復投身教界，鄒魯遂一心于教育上貢獻，竟將原任財政廳長辭去。

十二年冬，又奉 國父命將廣東高師廣東法政大學與廣東農業專門三校合組國立廣東大學，鄒魯于是延北方學者如王世杰、王星拱、石瑛、周覽、皮宗石諸氏來校，襄草規章，更籌經費，擴校舍及充實教材設備與教授等事，遂于十三年夏



民國九年，鄒魯（左第一人）偕同志友好攝於上海。

告成，鄒魯住在內，日必巡視講堂數次，故學生無怠讀，教授無怠教者，尤對於安南台灣朝鮮及國內黎苗學生，廣為招徠，並由校供給一切費用，蓋廣東大學不僅為國家培植人材，更須成為訓練建國革命人才之大本營，因此 國父時來校講演三民主義，每次講演稿，先由筆記人呈 國父看後交鄒魯讀校，其有與原意不符者，則另紙抄錄，改正補充潤色刪節，往復琢磨，必至文理無瑕，始簽呈 國父，鄒魯捷于文思，強于修飾潤色，又心細如髮，一字一詞，從不輕易放過，並為每講作提要， 國父三民主義第一第二兩次修正稿，多存鄒魯處，惜廿七年日機炸廣州而被毀。

摘取櫻桃染成秋菊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黨務，鄒魯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奉 國父命為青年部長，旋當選常委，此次改組，容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信仰三民主義而加入，鄒魯本 國父訓示，保持堅定立場，不讓其作不符合三民主義之活動，在青年界

內，共產黨組一新學生社，鄒魯乃密令各社員生組黨團以為應付，而學生方面更組民社民權社，而民社並不限于學生，深入農工各界，以是共產黨不得植根於青年羣眾之內。

是時，馮玉祥由南口回師北京，幽囚曹錕，馮玉祥孫岳胡景翼諸人與段祺瑞電請 國父北上，解決國是， 國父至北京，肝疾劇發，彌留時所立遺囑，鄒魯親署名其後，及移靈碧雲寺後，蘇聯大使加拉罕請鄒魯及在北京中委于使館會談，加拉罕介紹所謂庫倫政府某外交部長相見，續即提出請我中央政府承認庫倫政府，而所謂庫倫外交部長即接口而言，謂係根據 總理民族自決為詞，鄒魯立即加以駁斥：「總理確有民族自決之訓示，但跟着有一句是民族自決，是造成中華民族，總理民族主義，不是大家來分割中華民國，更不是民族自決之後，把中華民國之土地併入他國版圖。」言畢，即與戴季陶先行離去。

國父逝世後，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把持操縱，越軌違法為尤甚，第三國際所派來粵之鮑羅廷，聯絡汪兆銘等以固其勢，以政治會議決定國民政府組織及人選，鄒魯斥為極不合法，抹殺中央執行委員會，鮑羅廷深惡鄒魯，而鄒魯于鮑羅廷之軌外行動，斥之益力，鮑遂授意取消廣東大學經費獨立，經鄒魯據理力爭，鮑亦奈之何，亟欲排去鄒魯，示意中央派鄒魯與林森北上宣傳，意在假黃祖之手以害彌衡。鄒魯至上海，會齊中央執行委員林森居正謝特覃振茅祖全張繼吳稚暉戴傳賢至北京，于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集于西山國父靈前，舉行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謀挽救之方，主張全黨共同清黨，不因清黨而使國民黨同志分裂，吳稚暉戴傳賢出席一次會議後，即反滬。鄒魯更為長函致留廣東同志，說明西山會議之意義及主張，首言國民黨革



五第，揚維徐隊領役之岡花黃係人四第權祖茅為人三第起左排一第，平北於攝年九十國民。影鏡張者作文本即人一第起左後，嘉淑趙人夫鄒八第，魯鄒七第，正居六第，蔚文柏

命之艱苦經過，在未容共前，悉能相安，何以今日，竟有離異現象，此乃受共黨之挑撥離間，次述目前危機，不清黨無以挽救垂危，末言清黨與聯俄無關，惜廣州方面同志，因環境關係，未能接納，反處分西山會議參加人，鄒魯更被開除黨籍，有人問鄒魯有何感想，鄒魯說：「此是必經途徑，終有抱頭相痛哭之一日。」及北伐軍至長江，共黨陰謀益暴露，南京武漢亦皆清黨，因此寧漢滬（西山會議）三中央執行委員合併成立中央特別會議，嗣有議西山會議把持中央者，鄒魯乃與西山會議同志，自動離南京，表明純係為黨，個人犧牲，在所不惜。

鄒魯自離南京後，即環遊世界，考查各國政治經濟教育情形，瀏覽名城勝蹟，著二十九國遊記，記載綦詳，返國息影上海，從事黨史著述。先是，民國七年，鄒魯與朱執信有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之議，着手徵集資料，及民國九年，朱執信死難虎門，鄒魯痛悼之餘，欲完成與朱執信共同發起之工作，以志悼念，即成「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略」一書，國父賜序簡端，十三年重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國父告鄒魯說「君除此外，應一併廣集資料，編輯黨史」，並將所存史料，悉授鄒魯，遂廣蒐博集，決定體例，分別章目，請示國父，極得稱許，旋鄒魯北上侍國父疾，中止，至是，鄒魯乘

其餘暇，完成「中國國民黨黨史稿」。

鄒魯黨史稿完成付印後，馮玉祥堅請至河南新鄉一行，相見甚歡，旋赴天津，日以書畫自娛，知友致函責鄒魯何以態度消極如是，鄒魯復書略云：「自中央特別委員會解散後，我決定暫時不問政治，讓中央一意施展，在環遊世界時，眼見強盛國家之國民，在國外處處占上風，曾于法國時函上海同志，謂政治之改進，非短時所能奏功，如不到時候而責人，未免近于衝動，實非福國利民者所持之態度也」。旋以天津煩囂，赴日本居箱根之強羅，其地幽靜，釣水采山，嘯嗽煙霞，興到揮毫，神與天遊，而關心鄒魯之友人，書責鄒魯軟化，鄒魯以櫻桃汁畫菊一幅，題詩一章以見志，詩曰：「摘爭櫻桃作紫紅，染成秋菊付飛鴻；好教心事傳將去，猶是稜稜傲骨躬。」

抗戰時期諸多獻替

未幾，東三省發生中東路事件，鄒魯取道朝鮮至東北，為詩紀所見韓人身受之痛苦，至東北後，見中央及地方當局對中東事件，似皆漠然，心甚非之，適馮閣兩軍擬對中央作戰，邀鄒魯前往，鄒魯以國家統一不久，又動干戈，終非國家之福，遂趁機前往勸阻，而馮軍已與中央作戰，馮敗，鄒魯于十九年元月自太原出關，晤張學良，見其逸樂無度，遺書規勸。六月，閻馮聯合對中央用兵，北平成立擴大會議，預備召集四次大會，鄒魯主張黨權還諸全黨，政權還諸全民，及張學良入關，擴大會議移太原，鄒魯完成約法草

案，復為說明，將內容分章解釋，及擴大會議結束，鄒魯發表「治亂之機」一文，闡明治國之道，在心平政平之理。

民國二十年夏立法院長胡漢民自湯山赴港，廣州成立中央非常會議，鄒魯復北上至天津，日人士肥原以甘詞游說，欲鄒魯在東北發動倒張運動，鄒魯峻拒，蓋日人侵佔東北野心，已箭在絃上，欲假鄒魯為號召之資，旋上海開和平會議，鄒魯被推為代表，南下參加，併京粵雙方四大大會所選中委為一，推鄒魯任立法院副院長，堅辭，只任國府委員，中央又畀鄒魯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回廣州，一面主持中大，一面主持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務委員會，蓋胡漢民未在廣州，鄧澤如蕭佛成年齡又高，一切政務會務，叢集鄒魯一肩，鄒魯理繁若簡，靡不釐然以整。

鄒魯于中山大學，首正校風，提高學生素質，增聘優良教授，促勵員生研究工作，提高軍訓及體育，充實院系機構，並使學校負起社會責任，建築石牌校舍，使中大煥然一新，為中國最完備之學府。

自主持西南黨務政務，一切講演談話，均以抗日為中心，于國民政府，頗疑其無抗日表示，及土肥原來見時說：「蔣某日日言對西南好，實則天天想消滅西南，日日言對日本好，實則無時不準備反抗日本，為西南計，不如與日本攜手，反抗中央」，鄒魯聞言之下，轉念向對蔣委員長之認識有誤歟？急欲求事實上之解答，適中大教授某告訴他一個消息，日議員團考察澳洲，道經香港，談論之間，謂中央對日態度不佳，不惟不

接受日本之要求，反時時處心積慮對付日本。鄒魯默念土肥原之語，證以種種事實，毅然說：「對蔣先生的認識，絕大錯了！」即赴港晤胡漢民，言明此中經過，請與中央合作，廿四年十一月，中央黨部五次全會，蔣委員長派員持函請西南同志出席，鄒魯堅主赴京，共商國是，一中全會內定鄒魯為考試院長，鄒魯堅辭的說：「此來中央，目的在團結抗日，倘就此職，不免被人誤為爭權位而來」。仍只任中央常委及國府委員。

鄒氏自五全代表大會後回廣州，一切未能如所期望，適世界大學會議與德國海德堡大學五十週年紀念會，定期在德國舉行，世界教育會議亦定期在倫敦開會，均電邀鄒魯出席，鄒魯遂藉此機會出國。在德國，見其正積極準備戰爭，似此人食人之情，非謀根本挽救不可，根本挽救之道，又非由教育哲學改進入手不為功，遂于大會上提「改革教育基礎原理」案，各國代表均熱烈贊成，一致通過，交下屆大會再研究具體辦法，在大會上每一小組均請鄒魯參加，譙會必推鄒魯致詞，大會畢後，即參加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週年紀念會，受彼邦人士之敬重，並贈法學博士，會後因病，未往倫敦參加世界教育會議，原欲訪問蘇聯，至是亦打消是念，而中山大學校事又亟待處理，遂返廣州，詎發生西安事變，舉國惶急，鄒魯情殷急難，扶病入京，旋張學良悔悟，護送委員長安全返京，鄒魯于返粵時道出廬山，蔣公笑着說：「抗日恐為期不遠矣」；七七事變後，鄒魯電中央主張宣戰，並親身

入京，共赴國難，淞滬失利中央決定長期抗戰，遷都重慶，鄒魯隨政府至重慶。二十七年，中央召集臨時會議于武昌，鄒魯又買舟東下，會後返中山大學，認為廣州非安全地，擬遷校，為教育部所尼，卒因敵由大鵬灣襲粵，不十日而廣州失守。倉皇遷校至潯江，然員生仍整齊成行，校物運出十分之七八。

天下為公全民政治

武漢淪陷後，一般人對戰局常表示憂慮，鄒魯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最後勝利根據地，人心不定，影響實深，乃假遊覽山水為名，作中央抗建計劃宣傳，由渝經成都峨嵋青城瀘縣各地，所至皆公開講演，聽者莫不釋然于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理，人心為之振奮。

廿八年冬，五中全會議改設國防最高委員會，鄒魯被推為常務委員，在五中全會時有以「徵求黨員，應以何種階級為對象」為問者，鄒魯于中央國府聯合紀念週上，講演「吾黨一以貫之」，內容說明國民黨革命目的，即天下為公，新名詞為「全民政治」，徵收黨員，即必全民為對象，非于某階級中徵求黨員也。並舉歷屆黨章所規定者加以說明，而徵求黨員對象之疑義，至是曉然。

鄒魯因身在中樞，遙長中大，敵陷廣州，中大遷徙，以不克親臨主持，損失頗巨，良用內疚，曾四辭校長職，始獲准假，會日德義三國締軍事同盟，更劃清侵略與反侵略之陣線，形成真正世界大戰，鄒魯回憶舊遊二十九國，均捲入戰爭漩渦，因此編著「舊遊新感」，以正世界視聽。

三十一年，中全會時，鄒魯提出「擬定戰後和平原則以奠定世界永久和平案」其中于戰後應注意(一)消滅戰勝戰敗觀念，(二)和平不應有地域之區分，(三)民族間不應有歧視之心理，(四)經濟政治應着眼在謀提高全人類生活水準，並普遍提高人民之幸福(五)力去黷武軍國教育而為仁愛互助教育。

及十一中全會，鄒魯鑒于聯合國勝利將臨，我國應如何適應勝利後國際及國內需要，首提「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案」，以便還政于民，復鑒于戰禍慘烈，探索根源，實由人類知識不平等，我國無論建國計，與盟邦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計，均非積極提高全國國民教育程度不可，因此又提「全國國民皆應免費受高等教育案」。

世界教育會議，原期三十四年春，鄒魯乃成「教育與和平」一文，及十一月開會于倫敦，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將鄒魯「教育與和平」英譯本，複印分送各國代表，鄒魯亦于開會時由第一軍電台向該會及世界廣播。

三十四年二月，羅丘史在黑海雅爾達會議後，鄒魯即批評處理波蘭問題，彷彿昔年俄普奧之處分波蘭，認為破壞國際道德法律，及知涉及東亞及中國實際問題時，鄒魯以密約未經宣布，恐生國際不良之感想，乃隱忍在心，然于所著回顧錄第二冊上，微露其責此舉之不當，及三十五年二月，雅爾達密約宣布時，鄒魯發表「自雅爾達會議密約發表後之意見」，正式忠告英美蘇三個友好盟邦，勿再在圓桌上處分非侵略及反抗侵略之盟國，一切締約，須依國際上法定組織，用正

義人道公平為準則，否則，和平終不可恃，此文發表後，引起國內國外輿論上之同情，對雅爾達會議，羣起作嚴正之批評。

寫字養生平心靜氣

鄒氏平素生活，極有規律，晚年愈從心所欲，其習慣毫末更易，煙酒茶素不沾唇，黎明即起，讀書寫字，嘗說：「我心境不寧時，即寫字以平心靜氣，蓋心不平則字畫之起止挫磔之力不勻，氣不靜則結構必散亂而不貫注，用寫字以和平心氣，誠養生之道也。」尤喜山水清幽，凡名勝風景，靡不遊訪，一一紀之于詩。

二十八年，鄒魯居巴縣白鶴鄉，距重慶五十餘公里，兩溪環遶，流水潺潺，如帶圍腰，屋于小岡上，四面田園，綠蕪如裊，租地種瓜植蓮，飼猪羊鷄鴨成羣，春節時，曾手書二聯，一曰：「廟堂非高，江湖非遠；圖書滿架，瓜菜滿園」一曰：「宅邊有竹木有柳，門前種瓜並種蓮」舉此一端，足見鄒魯襟懷之恬淡。

鄒魯遇人，慈祥和藹，罕見急言劇色，恆濟人之急，凡有求者，無不盡力援助，而于後進，苟有一技之長，靡不贊許獎掖，第持身謹嚴，守正不屈，一介不敢妄，遇國家大計，中央咨詢，必侃侃正言，不稍假徇，從事革命數十年，犧牲奮鬥，不避怨勞，清操自矢，其高風亮節，允足矜式來茲。

鄒魯著述等身，計已出版行世者，舉列于左：
中國國民黨史稿（民智書局出版及商務印書

館二十七年版三十年版三十三年版）

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民智商務均有出版）

中國國民黨黨史略（商務三十四年版）

中國國民黨概史（中央訓練團講義）

紅花岡四烈士傳紀（民智出版）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史（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出版）

二十九國遊記（世界書局及商務均有出版）

舊遊新感

太原約法草案說明

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商務出版）

抗建和平之我見（商務三十三年出版）

回顧錄第一冊（獨立出版社三十三年出版）

回顧錄第二冊（獨立出版社三十五年一月出版）

版）

澄廬詩集

澄廬文集

（其他發表談話及臨事所作文章甚多，未及整理成集）

整理成集）

鄒氏于著史，首重實錄，更重史德，嘗說：「我奉 國父命編輯黨史，自然不敢忽略，致失真實，此為個人心願，因黨史為千古信用，須以大公無我之心編著，方符我之人格，所以對於個人雖有恩怨，而在編史時，却一概摒棄，從實記載，蓋恩怨為一時的，信用是千古的，不能因一時之恩怨，損及千古之信用，本此立場以編黨史，雖史才史識史學，自慚不足，以現代人編現代史，出版十餘年，不多見責者，此心此志，亦稍可自白矣。」

鄒魯對於教育改革，具有卓見：一為廢除寒暑假並縮短修業年限，將每學年分四學期，每學期三閱月，每學期終結，得一星期之休假，每年以一二三月為一學期，餘依次推算。小學定為五年，中學五年，大學三年，共成十三年之系統；二為全人類均免費受高等教育，對於經費設備師資均有詳盡之計劃，解決其種種困難，復恐議者慮資質不齊，又為種種舉例說明。三為以仁愛為教育哲學基礎，消泯人類侵略之野心。四為實科教育，因地因材而設，務使地盡其利，人盡其才。（理論均詳鄒魯著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

惜此項改革提議，未能即時見諸實現，若能早日實現，將使全人類人人得發展其天賦本能，注重生產技術與分配，提高全人類生活水準，其教育哲學，又建在仁愛基石上，互助互愛，大同康樂，所謂天國，即在人間見之，然此既經鄒魯提示，預知以後必能實現，譬之御風而行，古人以為懸想，及科學進步，而飛機翱翔天空，瞬息萬里，上窮碧落，較御風為尤便。鄒魯之教育主張，雖未能實現于今，必將于異時見諸事實。

全大捐細與國休戚

戰後美國提出對日本和約草案，未明定臺灣

及澎湖列島交還中華民國，鄒魯即對之發表談話：「美國所提對日和約草案，其寬大不苛，予日以在內部建立穩定和安寧的狀況，在履行聯合國憲章各項原則，吾人甚表同意。惟和約草案第三條所稱：「日本廢棄對臺灣及澎湖列島一切權利號稱與索求」。未載明交還中華民國。核與第五條

：「日本將以庫頁島南部及鄰近該島之所有島嶼交還蘇聯」，未免同一事象而岐異處理。蓋庫頁本為中國土地，明朝屬奴兒干都司，滿清明屬吉林省。後為俄人強踞。日俄戰爭後，俄人割讓該島北緯五十度以南歸日本。現該和約草案既明定該島以南交還蘇聯。臺灣及澎湖列島為中日戰爭後讓與日本之土地，何以草案不界定交還中華民國？這是一點應該斟酌的。況且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規定中國和臺灣的日本軍隊向中華民國元首投降。而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以代表團長身分，向聯大提出關於臺灣的備忘錄中，聲明「臺灣正式交還中華民國，將待對日和約，或其他適當法規簽訂後。」又稱：「美政府已充分明白表示，美國有關臺灣的諸種措施，不讓左右臺灣及澎湖列島的長期政治地位。」現在對日和約草案就應該將臺灣及澎湖列島交還中華民國，加以明定。才符開羅和波茨坦宣言及艾契遜國務卿聲明之原意。」

猶憶當時將此談話稿交中央社，社內某君曾來寓所謁見鄒氏，鄒氏正告他說：「理直何可緘默不言，詎能畏勢而沒正義」。卒於次日各報競載。蓋鄒氏平夙惟知守理而不屈於勢。

當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匪燄正熾，西南軍

事緊急之際，李宗仁是時代行總統職權，竟遁匿香港，旋藉病赴美，棄職遠走，鄒魯于監察院與劉哲、金維繫、李夢彪、張維翰等數十委員，以電致李宗仁，促其明示態度。而李宗仁恬不知恥，艷電答覆，竟謂「在美照常批辦公文，府務並未廢弛」。國人以國難方殷，中樞不可無主，

敦請總統視事，而李宗仁之代行總統職務已解除，尤復厚顏在紐約寓所招待外國新聞記者，謂已擬就恢復中國合作政府計劃，不久即可宣布，更以計劃送美國國務院，聲明彼仍為中國合法總統。國人聞之，羣情憤激，鄒魯主張應立予彈劾。遂與監委一百二十二人提出彈章，經全體委員審查決定，向國民大會提出。斯為憲法史放一異彩。

中國國民黨改造時，匪在大陸藉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大肆宣傳，騙惑兆億，鄒氏撰「斥新在血三民主義謬說」文，約萬餘言。歷述 國父講演三民主義經過，證明 總理所言之共產主義，乃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之崇高民主政治社會，非馬列及毛匪所標之無產階級專政，奴役人民之暴民主義。揭載海內外報刊，實國民黨一重要文獻。

民國四十三年二月逝于臺北浦城街寓所，作者曾于黨史先進列傳中為之贊曰：

「公秉乾之剛，備恆之德、履謙之吉、明漸之義；故能畢生革命。開國翼國；事識機先，盡合符節；而其襟懷高朗，不尤不吝；全大捐細，與國休戚。乃數奇亢龍，雖尊居黨國元老，然貴而無位，謨未盡顯，豈非天哉！」

六十年來的中國

王成聖著 定價伍拾伍元

本書詳述中華民國開國迄今之全部史實，體制完備，立論謹嚴。現已增訂再版。平裝定價新台幣伍拾伍元。